

继《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后

40万人疯狂点击的网络第一热读

成都粉子



文迪（深爱金莲）著

粉子，成都方言，意为漂亮女人。

每一年春天，成都依然草木葳蕤，正像我们
热烈思慕的成都粉子，她的白天美丽，她的夜晚……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华

封面设计：刘学伦



《成都粉子》自2003年8月被作者以“深爱金莲”为网名在凤鸣网首帖以来，仅两个月点击率狂破30万人次。至今为止，这一讲述商业社会里个人情感迷失的爱情小说，已被上百家网站转帖、连载，并创造部分网站的最高点击纪录。被众多网友称为2003年华文网络小说第一热读。

ISBN 7-80647-574-5



9 787806 475744

ISBN 7-80647-574-5/I · 374

定价：20.00 元

文
迪
著

继《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后
40万人狂热点击的网络第一热读

成都粉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A204/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粉子 / 文迪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647 - 574 - 5

I . 成… II . 文…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759 号

成都粉子 / 文迪

责任编辑 王华

装帧设计 王化桥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开本

印 张 9.5

字 数 174 千字

书 号 ISBN7-80647-574-5/I · 374

定 价 20.00 元

我眼前浮现遥远的岁月

——《成都粉子》自序

塞万提斯把写成的小说比作自己生的儿子，那我只能把《成都粉子》比作我生的女儿。把这部小说写完，并帖在网上已快半年了，但小说最后的大结局却迟迟没能帖出，这就好比女儿已经从她母亲的子宫里生了下来，却一直没有剪断脐带。所以这半年来，我的生活可想而知，正像那些美丽的成都粉子困扰着胡向东一样，对网友们的歉疚之意和感激之情也每时每刻地困扰着我，并随着点击率的上升而加剧。到现在为止，仅凤鸣网的点击率已近 40 万，转载网站数以百计，以至于我很长时间惭愧得不敢在网上逗留太久。一位名叫 jifeng 的网友说：天天都盼着新帖子快出，那种感觉就像等着我老婆生产时似的。女网友“春之喋舞”说：等得秋风起了，秋雨飞了，花儿谢了……还有一位名叫烟雨任平生的朋友在回帖中说：感觉结尾太仓促了，或许是楼主只给了半个结尾，另半个结尾要在正版书上才能看到吧？如果出书，支持正版！网友 xjq717 甚至这样说：老大，把大结局

到现在为止，仅凤鸣网的点击率已近 40 万……

1

发到我的邮箱吧，行不行嘛！我等得起。我的邮箱是 xjq717@yahoo. com. cn……

每当想起这些文字，就让我面红耳热。现在，小说的大结局终于可以随本书一起付梓，以及帖在网上并发送到这位 xjq 朋友的邮箱里了。

为这一天的来临，我惴惴不安地等待了半年，仅仅是半年。其实，半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太短了，就算是对情人间的思慕与等待来说，也算不上漫长和遥远，只要最终会有爱的报偿。但当我们看到十几岁少年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在祖国的文坛上大面积倡行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在哪里呢，它和我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那些遥远的岁月里蒙着厚厚灰尘的青春，要等到哪一天才会被我们想起或者重提？

深爱金莲 2003 年 12 月 成都

1

“情人节”这一天，我特别心烦意乱。想一想去年的“情人节”，就过得无比窝囊：当时的女友周家梅正在和我闹分手，我想利用“情人节”这个国际大气候，改善我们俩人的小环境，用一顿烛光晚餐讨好她，以修复我们即将破碎的情感。

但那天城里几乎所有好一些的酒楼都人满为患，最后只好找了一家生意清淡的鹅肠火锅店。鹅肠也好，可以表示我们的感情虽然曲折婉转，但最终还是一根肠子走到底。

周家梅一坐下来就面若冰霜，左顾右盼，偶尔用鼻孔照我两下。吃饭的时候，她矜持地把屁股的三分之二搁在凳子上，完全像甲方老板应酬乙方的样子，对于我拿鹅肠开的玩笑，她一副冷嘲热讽的神态。不得不承认，那一天她的冷傲，她的不屑，都让她显得比平时更优雅迷人，让我至今魂牵梦绕、神魂颠倒。

最后周家梅好不容易抛出几句话，她说我已经把她的心伤透了，她早已肝肠寸断缝都缝不起来，饭还没吃完就和我吵了起来，不到8点钟，我们不欢而散。

我现在猜测，这婊子一定是故意和我吵架，好借机



在“下半场”去和某个奸夫幽会，一定还会通奸！一想到这儿我就眼冒绿光，感觉自己的头发像一根根韭菜全部立起。我一直觉得，“情人节”就是男盗女娼的节口，祖国各地的奸夫淫妇们都会在这一天呼朋引伴，成双配对，他们满面红光、双目炯炯，嘴唇火热而娇艳，在夜色的掩护或者光天华日之下卿卿我我，以各种姿态干尽苟且之事，留下我一个人像孤魂野鬼，最后不得不溜到丽都酒廊。

丽都酒廊的妈咪叫小燕子，是个18岁的老江湖，15岁从舞蹈学校毕业后就跟一个黑社会老大操社会。我很尊重地对她说：“小燕姐，今天是情人节，应该打折。”

她说不仅不打折，没涨价就算便宜我了。操TMD“情人节”十八代祖宗！原来小姐们比我们更热衷和男朋友过情人节。放眼一望，酒廊里只有七八个陪酒小姐。我好不容易选了一个模样看起来颇像《罗马假日》里那位黑发美眉奥黛丽·赫本的小妹。

这小妹一臀坐下就显得口理万机、魂不守舍，电话、短信息不断，好像有很多国家大事等着她处理，完全把我当SB。她说只坐素台，卖酒不卖身，于是去年的“情人节”之夜，我只好把“赫本小姐”拉进了华园宾馆的钟点房，半个小时不到，她就对我说还有男朋友等着她吃烛光宵夜，手指还没洗干净就飞叉叉地跑掉了。

难道今年的“情人节”，我还会这样一个人没滋没味

地度过吗？中午时收到两条手机短信息，一条是上次曾有过一夜露水情缘的甲方公司行政经理发的，另一条就是周家梅回复过来的：“情人节愉快，祝找到真爱。”

前者我没有兴趣，后者对我没有兴趣。

失恋的痛苦绝不在于失恋本身，而在于青黄不接。这句话如果放在“情人节”，更让人感同身受。想一想远去的恋人，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失恋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失恋本身，还在于青黄不接。

今夜是否真的就“青黄不接”？快下班的时候，高中同学刘至诚打来电话，他说在城南订了一桌烛光晚餐，但他“上半场”必须陪老婆去喜来登吃饭，让我“替补上场”，陪他的小情人欣雨吃烛光晚餐。

“替补上床？没问题！我一定鞠躬尽瘁，被担架抬下床。”我说。

刘至诚在电话里骂了几句，说欣雨这瓜婆娘今天很有情绪，然后说我这人惟一的优点就是口才好、嘴巴烂，如果今天晚上没在语言上把欣雨的猫儿毛理顺，交我这个朋友实在毫无取头。

我今天更有情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一边是妻妾成群，这一边是孤枕难眠，这世道真不公平。

但这对狗男女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们公司的甲方，我不得不去。

对某些男人来说，“情人节”就是“二奶节”，刘至



诚 25 岁就结婚了，成为朋友中最早的企业家以及模范丈夫，他老婆娘家对他事业颇有帮助，换句话说，对我在广告公司的事业也很有帮助，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只好牺牲这个晚上，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地点在城南新开的海鲜酒楼“外婆的澎湖湾”。

把车开到人民南路，我在路边上停下来，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这鬼地方具体在哪个位置。一个烟摊师傅说：“外婆的盆骨宽？不晓得不晓得！我只晓得爷爷的 JB 大。”

拨通了欣美女的手机，她说从一环路过了杜甫加油站，往前到菜茵河畔，穿过罗马“假打”广场，抵拢蓝色加勒比，倒拐就是雅典花园，不进雅典，雅典和华尔街中间有条巷子，进去 100 米，维也纳 OK 厅对面，就是“外婆的澎湖湾”……终于找到了！原来就在张麻婆豆腐旁边，我和周家梅初恋的时候来过几回，一家老字号酒楼，全国有很多分店，这里除了豆腐不好吃，别的菜都很不错。

找到预定的位置后，坐下来不久，刘卒诚的情人张欣雨也来了。

对“奸夫”刘至诚的失约，欣雨果然有些怨气。

我能够理解，现在有些女人常常自嘲地说：上半辈子通奸，下半辈子捉奸。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一代又一代女人都在重复这样的游戏。或许女人最大的快乐也莫过于此，谁知道呢？我又不是女人。正如以前的男人也搞不明白：女人做媳妇的时候被婆婆虐待，自己做了婆婆又虐待媳妇。

但欣美女还是很有礼貌地说，很抱歉让我今晚陪她，她说她很不好意思在“情人节”之夜一个人吃晚饭。

的确，让一个美女在情人节独自吃饭是男人的悲哀，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说没关系，作为一个男人，和美女共进晚餐，至少有三种动机：一是体面，二是性冲动，三是征服。我告诉她至少我还有第一推动力，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

我的马屁果然把欣雨拍得高兴了一点点。但我何尝不想在这替补上场的时间里，能够踢踢前锋，杀入禁区、突破射门！

这是不可能的，欣雨是本地小有名气的酒吧歌手，歌手和歌星们一样，离了麦克风就不太会说话。不知道离了麦克风还会不会谈恋爱，现在的一些网恋少女就有这种倾向，离了键盘就不会谈恋爱了，所以网吧里经常有很多情侣并排坐在一起用电脑幽会。

我和欣雨之间实在没有共同语言，我估计，她和刘至诚之间也一样，除了体液，俩人不会有别的什么交流。



我陪着欣雨从酒楼走了出来。

酒意阑珊，灯光迷离，夜空中飘起了细雨，我突然意识到，春天来了。

成都的春雨下得很早，总在正月之后的某一天深夜悄悄落下，下的时间很长，从2月初一直下到6月底，雨丝很细，像处女身上的纤毫，细得让人难以觉察。据古代诗人的描述，成都春天的气候千年来变化不大，白天春光明媚，夜晚淫雨菲菲。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阴郁的夜晚孕育了白天的花红柳绿。千百年来物是人非，每一年春天，成都依然草木葳蕤，空气氤氲，正像我们热烈思慕的成都粉子，她的白天美丽，她的夜晚湿润。

3

雨丝越来越密。

坐在车里，我和欣雨，男和女，都逃不过这场雨，也逃不过天意，天意便是美女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自己砸下来。

我把欣雨丢在她要跑场的酒吧，已经10点钟了，现在再去勾搭任何一个女人显然都不是时候，就像舞会上一支曲子已经演奏了一半，才去邀女人跳舞，除非我是

白马王子，否则一定灰头土脸。

现在惟一可以联系的只有另一条光棍王建南，他和刘至诚一样，是我在西南中学的高中同学。自从和周家梅分手之后，我和王建南几乎每天在一起厮混。

拨通商报副刊部电话，王建南说还在报社做版，我叫他下班后马上到川大培根路的老屋酒吧，我在那里等他。

走进培根路“酒吧一条街”，这里人头攒动，大多数酒吧都已经没有位置。老屋酒吧里，有的人已经喝高了，有的人还没喝够，有的人已经失恋，有的人准备失身。我和老板打过招呼，要了前两天存下的一瓶杰克·丹尼，一个人坐在吧台上等着王建南来。

培根路是川人和科大之间一条曲折幽僻的小巷，这里的白天是一个个露天茶馆，晚上则是一间间小酒吧。

成都一年四季都可以在露天喝茶，于是很多外地人见过成都茶馆的盛况以后，对成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这里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其实正好相反，成都人特别忙，同样爱在培根路泡茶馆的老外们常说，成都人太忙了，和巴黎人一样，春天忙着泡妞，夏天忙着恋爱、度假，到了秋天则忙着罢工，至于冬天，当然是忙着迎接春天。

除了秋天，其余三个季节国内外相差不多，成都人秋天主要是在忙着过节，过国庆、过中秋，以及本地一



些乱七八糟的“文化节”、“美女节”……

其实闲人最忙，很多人不懂其中道理。悠闲这东西就像做爱，可能是偷来的才过瘾，所以成都人都很忙，并且忙里偷闲地爱坐茶馆、泡酒吧。

王建南终于来了，他一坐下就和我说起过节的事，他说应该在秋天增加一个节日——光棍节，为什么女人的节日就那么多，今天“情人节”玫瑰花也要卖两元钱一支。

“光棍节”当然只能在秋天，我们英雄所见略同，一致认为只能选在11月11日，这几个性感的数字组合最能体现光棍们的孤独和挺拔。

4

夜深了，酒吧里的红男绿女渐渐少了起来，有的人已经勾搭成奸，有的人还在进行最后的纠缠。

我和周家梅分手已有半年，这一年冬天过得太慢，我无法应付破碎的情感，这个春天已姗姗来临，她的身影更是云山雾断。酒吧里的夜夜笙歌，雨夜里的孤枕梦断，为了蚀骨的销魂，为了梦中的艳遇，当年拼却红颜醉，今朝歌罢打秋风，我收拾的只是过眼云烟，我吻过的只有比爱更空虚的杯盏。

当酒意迷糊了我的双眼，当吧台前女人的身躯更加秀美，面容更加令人倾倒，有的人在欢笑，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刚和一个女人相恋，有的人正在勾搭第N个女人，而我依然挥不走往日那一刻温柔的缱绻……

我渐渐喝高，锦江河畔，霓虹灯下，丝丝细雨闪烁着迷离的光芒，江面上一片空灵与寂静，晚风渐起，谁的长发在飘？

不是我的寸头，是我女朋友周家梅的长发在夜风中飘扬，在我的床上，我撩起她的秀发，她明净的前额，光洁的肌肤装饰着这个春雨绵绵的夜晚。此时她面容模糊，但冰清玉洁、天真无邪，仿佛春天最初的那一次微笑，恍惚间我觉得她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梦中情人，真的是她，是沈秋！

是我当年暗恋过的、在梦里百转千回的沈美人！见过太多的容颜，有过太少的缠绵，这样的夜晚，我触摸到的女人离我有多远，她究竟是谁？是谁都不重要，她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只有容貌和身体……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谁他 MD 在敲门！

春梦无痕，刚才的梦还依稀在我脑海里停留了一阵子。我慢慢清醒过来，这才想起，昨晚我完全喝醉了，仿佛还记得王建南曾扶我在河边上吐过，至于怎么回家的，我暂时想不起来了。



5

的确有人敲门。

大清早谁在敲门！才10点钟，谁在坏我的好事。

敲门声很轻，我估计是女人。

我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周家梅和我分手以后，就再也没人催我起床吃早饭了，也基本上没有一个女人和我做爱，除非嫖娼也算做爱。

最近两年不太爽的情感生活，终于让我学会了一种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坏习惯——你猜对了，是的，我正准备干这种事，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征求意见，只需要安静，还需要专注，的确，自从我和周家梅同居两年之后，她渐渐对性生活兴味索然，很多时候我必须全神贯注。热恋的时候情况相反，为延缓时间我必须转移视线，比如看着窗帘（不太好，那是她买的），或者看着梳妆台（也不好，她大腿修长坐在那里显得无比性感）。

几年来，我的感情生活就这样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让我莫名其妙。我一直想弄明白个中原由，但现在而今眼目下，我不得不把手上工作停下来，提上裤子、裹上睡衣，走过去开了门。

果然是女人！

一个姿色不错的小美女。她手上拿着一张纸片——
前两天我贴在联大校园食堂的租房启事：

靓房出租

望江小区三居房之一温馨单间

五通、全装修、家电齐全

电话：13708 × × × × × × ×

我毕竟是搞广告的，文案写得比较有水平，前两天求租电话不断，只是因为我条件太苛刻，真正来看房的人没有几个，

“我是刘小慧，前天给你打过电话的，联大的研究生？”这小美女的声音听起来比在电话里更温柔。

我想起来了，的确有个女人说是今天来看房，也不挑个时候。

“请进。”我把她让进了屋，“你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我问。

“我男朋友在外地。”她说。

好！我喜欢单身女人。周家梅搬出去以后，我一个人住这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一向耐不住寂寞，看不惯空空荡荡的房间，最近手上也比较紧，决定租两间客房出去。